



白银梦

李光辉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白银梦

李 光 辉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企图把从人民手中掠夺的白银攫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私有,运往美国。

共产党员何家珍、陆根荣等同志,接受党组织交给的粉碎蒋党阴谋的任务,和广大工人、爱国知识分子配合,打入敌人内部,窃得四大家族和美方秘密签署的运送白银的“w·s”密件,经过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书中对于何家珍、陆根荣、李云霞、王秀娟以及民族资本家李济棠几个主要人物的描写,生动细致,栩栩如生,有鲜明的性格特点,李云霞深入虎穴窃取“w·s”密件以及炸沉运输白银“亨利”号轮船等情节,惊险紧张、牵魂动魄。全书采用传统的章回写法,语言通俗,富有地方特色,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结合较好,可读性强的大众文学佳作。

白 银 梦

李光辉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3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 1/4 插页2 字数253,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306-0515-1/I·440

定价:4.6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何家珍接信回故里	1
第 二 回	访秀娟商议窃密件	18
第 三 回	李云霞大义抗严命	26
第 四 回	家破产秀娟入教堂	30
第 五 回	姐妹俩重逢叙旧事	34
第 六 回	设圈套云霞当侯相	46
第 七 回	贼赵谦图谋施诡计	57
第 八 回	何家珍造府会云霞	65
第 九 回	何家珍路送陆根荣	72
第 十 回	斗敌特水榭商密计	77
第 十 一 回	李济棠湖州识蔷薇	88
第 十 二 回	订婚约情侣游梅园	105
第 十 三 回	李济棠违誓娶云凤	115
第 十 四 回	白蔷薇迁居适吴家	122
第 十 五 回	陆根荣详细谈往事	135
第 十 六 回	李云霞魔窟当侯相	150
第 十 七 回	王秀娟舞场识弗朗	161
第 十 八 回	张新人获释知内奸	173

第十九回	朱实信钓鱼反上钩	186
第二十回	谄吴礼刘莺宴云霞	195
第二十一回	李云霞见痣解疑团	204
第二十二回	陆根荣辞母遭路劫	216
第二十三回	勘现场赵谦惊魂魄	223
第二十四回	假斗殴计套朱实信	230
第二十五回	入虎穴桂生哄赵谦	238
第二十六回	谋舅产钱丰昧天良	254
第二十七回	何家珍献策访济棠	271
第二十八回	陆根荣大义傲琼莹	288
第二十九回	秋先觉码头会亲女	303
第三十回	白蔷薇赴沪访赵谦	311
第三十一回	王秀娟乔妆访蔷薇	320
第三十二回	母女俩香港喜相认	333
第三十三回	潘桂生假捕何家珍	340
第三十四回	掉包计炸沉运银船	351
第三十五回	陷囹圄赵谦受审讯	363
第三十六回	假省亲抢关渡长江	372
第三十七回	凯旋归群英说胜利	381
编后记		388

第 一 回

何家珍接信回故里

当，当——下午五点了，这是上海外滩海关钟楼飘下来的报点钟声。

这时，一个青年，踽踽独步徘徊在黄浦江畔，他穿件灰色长衫，脖颈上裹着一条黑色围巾，两手不时地抱一下胸脯，看他不过二十三、四年纪，乱蓬蓬的长发被江风吹得四面飘拂，脸色煞白，满口胡须，一看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他紧蹙眉头，像在找什么。是的，他在寻找，寻找历史留下来的脚印——刚刚过去不久的一次惨案的景象历历如在眼前：那天，游行队伍一批批地从这里经过，反动军警和外国巡捕包抄袭击，队伍被冲散，有的被打伤，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杀害。在外国巡捕和中国武装特务抓住他进行殴打时，一个身穿黑色警服的大个子青年用警棍打散了巡捕特务，说声：“同志，快跑”，就不见了。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个青年的模样，知道那是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化妆救他免遭特务逮捕。他脱离危险正往前走，又碰上了一群警察——这是真

正的警察，又截住了他的去路。他奋力抗争，忽然人群中跑过来一个身穿教堂服装的姑娘，拉着他进了教堂的钟楼里藏了一夜。这个姑娘名叫王秀娟。虽然他还是没有避免被捕的命运（他是第二天离开教堂被捕的），但是毕竟没有落在特务手里，所以，只在监狱里押了不到半年就被释放了出来。遇特务——被救——遇警察——再被救藏进教堂一夜——被捕——入狱——出狱，这一连串往事，演电影似的在他脑际闪现着。

青年人用手理一下被江风吹乱的头发，昂起头来看那波涛汹涌的黄浦江。江面上停泊着许多船舶——商船、货轮、驳轮、汽艇、兵舰，都飘扬着外国国旗，它们有的停靠码头，有的停泊在江心，有的拖着浓浓的黑烟往来疾驶，把中国古老的木船举到浪头上，又跌下来。这时夕阳西下，外滩高楼大厦的倒影伸过江岸，海关钟楼的时针指向六点，远近灯火闪闪发光。青年人迈着沉重的脚步，向虹口走去。

他经过虹口公园，转到一条马路，只听那里一片洋鼓洋号吹打声，有叫卖虎标万金油的；有高喊大减价的；有兜售“救国航空奖券”的……依靠吹吹打打招徕顾客。青年人走进一家香烟铺买了两包爱国牌香烟，抽出一支，擦根火柴点燃。

店伙计笑嘻嘻地说：“先生，请买一联航空奖券吧！这是救国义举，又能发财，先生，你买一联吧！”青年人吸了两口烟，讽刺地说：“啊唷！你同国家赌钱，只有输的，哪里还能发财？”店伙计煞有介事地说：“先生，你不相信吗？第一期航空奖券的头奖被一个拉黄包车的得着啦。”青年

人反问：“你知道他一个人得奖，几十万个拉黄包车的跟着倒霉吗？”店伙计膛目无言。青年人衔着香烟，匆匆走出这条马路，又穿过几条弄堂，景象又不同了：有的象在叉麻将；有的在豁拳行令，搞得最热闹的是堂会，绍兴戏啦，苏州评弹啦，一片噪嚷声传到户外。青年人叹了口气，暗自说：“日本军队正在践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为什么这里人还尽自寻欢作乐呢？”他迈开大步，走到一条僻静马路，找到一个挂着光明医院牌匾的大门口，不由大吃一惊，原来医院大门上贴着封条，楼上连个灯影儿也没有。青年人只好站在马路对面失神地张望，忽然有人在后面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回头看时，是一个头戴压着眉毛礼帽的大汉。那大汉穿一件人字呢夹大衣，领子翻起来遮住半个脸庞，辨不清模样。大汉拉着青年的手，走到马路拐角处行人稀少的地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小声说：“老何，我知道你就在这两天放出来。王孝先被阎王殿抓去了，他家医院被封，你站在那里太危险啦！”青年人从说话声音里认出说话的人是谁，赶紧握着他的手：“啊！刘正刚，我们快半年没有见面了。我刚从监狱出来，我怕什么！”刘正刚说：“要说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去。”这个青年用手拍着刘正刚的肩膀说：“你还好，没有被抓去。”

刘正刚说：“工作太艰巨啦！随时有牺牲的危险。”

他俩说着话，走进一家天津馆，拣一个房间坐位，要了两样菜，半斤白干。刘正刚从身上取出一封挂号信和一个汇款单说：“家珍，这是你家里来的信和汇来的款，已有一个星期了。”何家珍急忙拆开信看，内容是：“汝父今年六月

从湘西放排经过洞庭遇风暴，竹木排全部冲散漂失。放排堂兄何家贤溺死湖底。汝父受此打击一病不起，家里无人，火速回家，准备料理后事。附汇路资壹百元正。母谕。”何家珍将信交给刘正刚看，说：“家母已逾花甲，家里无人，万一家父不治，千斤重担就压落在我的身上。”说罢，满面愁容，叹息不止。刘正刚把信略为看了一下说：“你要是回去，就不能耽误了。准备什么时候走呢？”何家珍说：“马上拍电报告知，后天启程。明天你陪同我看冯教授。现在请你告诉我王孝先是怎样被捕的。”刘正刚锁着眉梢慢腾腾地把出事经过说了一遍。

十天前，礼拜日上午八点，刘正刚和万曙光到招商局码头，王孝先和黎明到申新纱厂。他俩一走进纱厂大门，工人代表倪春姊、倪春妹、熊克勤、丰小妹等出来迎接，把他俩带到勤杂工人宿舍楼上。黎明肚子不好，到厕所解手，王孝先正在听熊克勤汇报厂里工人斗争情况，忽然发现倪春姊不见了，人们问：“春姊呢？”倪春妹说：“我找她去。”春妹下楼一出巷口，看见春姊正鬼鬼祟祟的和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说话。抬头看见一辆警车停在办公大楼下面，有几个带有手枪的便衣特务坐在车上。阿妹知道情况危险，便急忙赶到厕所，正遇着黎明出来，她把黎明拉回厕所，把情况说了一遍。黎明问：“我们开会秘密的，特总部怎么会知道呢？”倪春妹焦急地说：“看来阿姊是打进来的特工队员，你赶快跟我走，前后门一定把住了。”眼睛一闪动，拉着黎明手七弯八转地走到一间房子前，倪春妹取出钥匙把门打开，说：“这是阿姊临时住的房子，只有这里最安全。如果

听门外有动静，你就躲到后面洗澡间里，等他们走了，我来开门放你出去。”

黎明躲在倪春姊房里，不时听门外有皮靴声过来过去。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春妹开了门喊：“黎小姐，快出来！”黎明从浴室出来问：“王孝先呢？”春妹说：“王先生被抓去啦！”说完，机警地把黎明从后门放了出去。

说到这儿，刘正刚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放下酒杯：“嘿！那天黎明不是肚子不好就糟了！王孝先被逮捕，牵连父母，医院也被查封。听说阎王殿把王孝先解送警备司令部，看来凶多吉少。”说着头低下去不胜悲怆。

何家珍听到这里，心里也很不安，他说：“老刘，我是在学生游行示威中间被警察局逮捕的，所以还能营救，这个警备司令部却是杀人的屠场。太糟糕了！那么冯教授现在情况如何呢？”刘正刚说：“在你被捕没有多久，被学校解退了。”何家珍身子向后一仰惊问：“那是为什么呢？”刘正刚感慨地说：“为了纪念那次惨景，冯教授在学校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第二天就被学校当局解聘，勒令离校，但他还为营救你到处奔走，找了些名流学者联名写信，才使你今天得到自由。”

俩人吃完了饭，刘正刚陪同何家珍到电报局发完电报，然后二人乘公共汽车回到学校。

第二天一早，何家珍到邮局取出汇款，理发洗澡换身衣服，邀刘正刚一同去探望冯教授。

冯教授住在闸北同兴路巷内的一家阁楼上。房里一张木床，一张写字台，一个堆满书籍的书架，两张藤椅，几张方

凳，一个衣柜和两只皮箱。冯教授正在埋头著书。听有人上楼，放下笔回头一看，“阿唷”一声，赶忙站起来，和二人打过招呼，紧紧握住何家珍的手，上下看了又看，笑着说：“看来精神还好，身体也不错，真是‘疾风知劲草’啊，坐！坐！”冯师母进来笑着说：“家珍！你老师到处奔走呼吁，总算把你放出来啦！可王孝先怎么办呢？你老师想不出办法，万一救不出来……”冯师母说着，不觉流出了眼泪。何家珍想起过去与王孝先一同搞革命工作的情景，不由也热泪盈眶，手端茶杯，半天说不出话来。

冯教授向冯师母说：“你去买点菜，晚上他们在这里吃饭。”何家珍忙说：“冯老师，不必麻烦师母了。”说着掏出家信给冯教授看。冯教授接过信看了，沉吟一下，说：“信上说你父亲病情很重，你又是刚从监狱里出来，回家看一趟也好。”何家珍说：“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回来再叨扰教授吧。”冯师母本来走出房门准备去买菜，于是又转过身说：“家珍父亲病重急于回家，就不必耽误他吧！”又关心地嘱咐家珍说：“你要吸取这次教训，放谨慎些，决不能大意，大意会失‘荆州’的！你看王孝先就是大意，唉！”说过后转身去扇炉子烧开水。冯教授又每人递一支香烟，坦然地笑着说：“钢是炼出来的，经不起打击就不是一块好钢。有些朋友对我解聘忿忿不平，我倒并不在意。他们是不能把我压垮的！”他吸了一口烟，又说：“刚才你师母说，凡事要谨慎，我也要提高警惕，大意不得，王孝先问题有点棘手，我正在想办法。”

何家珍一看手表说：“时间不早了，我要走，老师与师

母的话我铭记于心。”刘正刚说：“等家珍回来再聚会吧！”说着都站起身并向冯师母告辞。

何家珍匆匆上路，火车、轮船、步行，沿途风景也无心欣赏，心里总是怀疑挂号信有点蹊跷，既然说父亲病重，催我回去，已经过去八九天了，为什么没有再来信或电报？经过芜湖森泰竹木行，他打听了一下情况，帐房先生说：“七月间竹木排在洞庭遇风暴漂失，堂兄何家贤溺死，昨天老太爷信说要结束竹木行。”何家珍更加怀疑，心里说，一定是因为我两年多没有回家，大半年没有给家里去信，老人家着急才骗我回家。

第三天，天刚麻麻亮，轮船从巢县向巢湖进发，在距离天池镇十多里的路上，何家珍站在船舷走道旁，已经远远的看见耸立在湖边大礁石上的禹王庙。这个庙孤零零的，四面围墙壁立，像个关防大印。一看见禹王庙，儿时的往事不由得涌上心来，电影似的映现在他的眼前。禹王庙并无菩萨塑像，只在大殿神龛里立了个约有三尺高褪了漆的牌位，上面有“大禹王神位”几个字。龛前摆一张门板一样大的供桌，桌上积了一层很厚的灰尘，供桌前有座两尺多高的石香炉，看来也没有香烟烛火。大殿两旁，围着一道篱笆墙，从破缝里可以看到里面铺有一些稻草，放一些烂东西和破瓦罐。庙门外竖立的一根四五丈高的旗杆，面对着烟波浩渺的巢湖，像个金甲神手持戈矛守卫湖边，威镇着湖泊河神不敢泛滥。还是在他读高小时，八月中秋，乡里学校放假，他同几个小朋友到禹王庙下面河滩上拣彩色小石子。他走在后面，看庙门开着，就溜了进去，四面一望，什么也没有，刚想转身出去，忽然

传来一阵接着一阵细微而又清晰的“唧唧，唧唧”声音。他轻手轻脚的找去，哦，声音是从一块石头下发出来的。他蹲下身子，左手掀起石头，右手摆出捉的架式，一瞧，是一对蟋蟀正在交尾，雄的被他一下捉住。他回到学校，把它放在茶盅里。因为爸爸一生的嗜好就是斗蟋蟀，所以他也认得蟋蟀好坏，捉的时候看不到，放在盅盅里看得清楚了：头是紫红的，颈项是蓝色的，翅膀是金色的，那六足伸开又长又细又白嫩。他越看越欢喜，乐得手舞足蹈。中秋节地方上兴斗蟋蟀赌月饼，班上就有的同学把家里养的蟋蟀拿到学校来赌，何家珍拿这个蟋蟀同他们赌，一连就赢了七八块月饼，老师也来围观，说是这个蟋蟀了不起，心里就想要他的，先是拿在手里看了又看，随后脸一板，对何家珍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吗，你怎么玩蟋蟀斗月饼搞起赌博来了？这还像话！去去，各坐各位读书。”嘴里说着，手却捏着蟋蟀盅盅不放。何家珍站在老师面前不动，两眼瞪着说：“你想要我的，我不给；你还我，我拿回家给我爸爸。”老师也知道这个孩子不是容易蒙混的，于是无可奈何地说：“只准你拿回家去，不准你在学校赌。”何家珍从老师手里拿下盅盅跑回家去。

何家珍的爸爸何鹏举，是地方上的大绅士，在芜湖兼营森泰竹木行，方圆百里提到天池镇何老太爷尽人皆知。他生平最喜爱的就是一年一度的玩蟋蟀，遇有好蟋蟀不惜重金购买。他专有一间蟋蟀房，桌上地板上摆满了蟋蟀盆。那天，他上身穿一件蓝线春丝棉袄，下身穿一条皮套裤，戴着老花眼镜，对着玻璃窗坐在桌子边，正拈着草搦引蟋蟀张牙鸣

叫。只听窗外一阵快步，“砰”的一声，何家珍从外面跑了进来，笑嘻嘻的把书包从屁股后面拉到前面：“爸爸，你看我斗蟋蟀赢了好多月饼。”何鹏举问：“蟋蟀呢？”何家珍把盅盅放到桌上，何鹏举揭开盖一看，笑咪咪露出豁牙问：

“你从哪里捉的？”忙着找来嘉靖年制的古盆，把这个蟋蟀装好。后来这个蟋蟀上场击败许多名将，起名“赛吕布”，最后遇着一个劲敌，身長体重都超过它，名叫“赛张飞”。这是终场蟋蟀封军的赌博，“赛吕布”斗到遍体伤痕，终于击败了“赛张飞”，披红挂彩封军。这事给何家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船靠码头了，何家珍携着箱子，跳下驳划到岸上，早有家派来的周大个带几个长工抬着轿子来接。周大个接过皮箱说：“是老太太派轿子来接大少爷的。”根本没提父亲生病的事，他心里就更加明白。天池镇街口靠近码头，认识的人都走过来打招呼：“大少爷，您回来啦？”“大少爷请到寒舍吃茶！”“大少爷在哪里发财回来？……”何家珍脱下帽子，只是含笑点头说：“你好！你好！”

转过一个“之”字拐弯展眼望去，远远的郁郁葱葱一片树林，一只老鹰上下盘旋起落。看看就要走到圩子里，何家珍高兴地想：马上就要看见妈妈了，弟弟家宝长的怕有我高了，家里桂花树照说还没有凋残，那一对会学舌的绿鹦鹂怕不在了，要是在的话，它一定会说：“客来了，客来了……”心里越想越激动，还没有进圩子，好多人笑着迎了出来。他在拥拥挤挤中走进圩子，看见侍候妈妈的腊梅来了，就问：“我妈呢？”腊梅说：“老太太在佛堂里念经。”何家珍穿

过花厅，跨进佛堂。老太太刚跪下拜佛，一看大儿子回来了，忙爬起来双手合十，念声“阿弥陀佛！”这才用手一指说：“你这孩子，简直变成野人了，鸟鹊飞出去还晓得回窝嘛！你就不想想父母年纪大了，万一三长两短，你不在身边怎么办？”何家珍笑嘻嘻地说：“我在上海读书，又不是跑江湖，怕什么？”接着问：“妈，爸爸好好的，您为什么写挂号信要我回家呢？”妈妈说：“我会写信吗？还不是你爸爸写的，要不是这封信，你回来吗？”

何家珍噘着嘴说：“人家正在读书，下回再骗我，你看我相信不相信！”妈妈把裤脚一提，生气说：“像你这样一出门就不回来，书不读也好。”这时院子里传来了尖脆的说话声音：“大嫂在佛堂吗？”腊梅说：“正在佛堂同大少爷说话呢！”“啊，我正要看看家珍侄儿呢。”说着门帘一掀，走进个约摸有四十五、六岁的女人，小脚、身体很胖。何家珍一看：“啊，大婶子来了。”忙站起倒茶。大婶坐在八仙椅子上，大腿翘起，手端茶杯，指着何家珍说：“我正要找你这个大侄儿。你不前不后在这个时候回来，该是你走运。”又转过脸同老太太说：“大嫂，聂四大人小姐的亲事我看已有八成了，好多有面子的人想攀这门亲就是攀不上。”说到这里，她用手拍一下何家珍说：“昨天你爸爸在天池镇斗蟋蟀，提到你和小姐做亲的事，聂四大人满口答应了。听说聂家就这一个小姐，可有钱啦，单黄金就有几百两，谁要讨着这个小姐，真是前生修来的。”说着，双手拍着大腿不住地笑。妈妈走到大婶子跟前，指着家珍说：“你看，有这样一个好媳妇，他还要出门。”对儿子瞪了一眼。何家珍一

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想不到我这一回家，你们就来说这话买我。我只好走啰。”大婶问：“谁买你啦？”何家珍说：“就是你。你说她有几百两黄金，这不是想买我吗？你就出几千两黄金，也买不到我！”妈妈听话越说越僵，就说“好吧！快去看你爸爸，他正在上房里玩蟋蟀。”

何家珍走进一个小方院，穿过圆门，来到一间正屋门前，轻轻将门推开，里面静悄悄的，只听到一阵阵小铃铛似的蟋蟀振翅声音，一脚冲进房去，看爸爸正聚精会神的拈着草搦子在引蟋蟀斗架。他凑上去看，爸爸当是家宝，嘴里说：“你不上学，在这里看什么？”眼光一闪，要发出火来，一看是大儿子，随手将瓦盆盖上，何家珍笑着说：“爸爸，您玩蟋蟀真是十年如一日，后来又捉到过‘赛吕布’没有？”何鹏举说：“你不是在禹王庙捉的吗？那是神虫，能够斗鸡，哪能随便捉到？”又问：“见着你妈没有？现在世道太乱啦！搞什么白银收归国有，人们的银元换成了破票子，听说上海闹学生运动，有被抓的，有被杀的，父母都为你担心死啦！回来好，总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何家珍刚想回答，只听窗外一阵跑步声穿过院子，跨进堂屋喊“大哥！”来的是家宝，他头戴杏黄色鸭舌绒帽，身穿一件米黄色翻领头绳衣，蓝色下装，一双球鞋，身子一蹦，两手挽住家珍颈脖，两腿一蜷，吊在大哥身上。家珍两手握住他的胳膊，就势在房里“嗨”甩了一圈放下来，拍着弟弟的肩膀说：“快有我高了。”退到椅子上坐下，家宝倚在他身上说：“你这一次回家该不会再走吧？”家珍说：“你要我不走，我就要你天天给我背书，背不熟就打手心。”看爸爸坐

在虎皮躺椅上，手捧着水烟袋，吹着媒子吸水烟，就问：“爸爸，这次竹木排漂失损失多大？”

何鹏举沮丧地说：“不该做竹木排生意，风险太大啦，这个损失，家产要去掉三分之一强，芜湖这个行我要收摊子了。”正说着，大婶子又赶到这边来了。何鹏举一看大婶子进房来，把水烟袋往桌上一放说：“你来得好！”指着家珍说：“他刚回来。”大婶子把话接过去说：“我刚才在佛堂，有大嫂在旁边已经说了，像聂四大人这个千金，多少阔气的人烧香拜佛都求不到，可是他呀！”嘴一撇，头一摇，气忿不过的一拍巴掌说：“你大少爷买二两棉花纺（访）纺（访）看。人家是大家千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哪个不夸奖？”话还没有说完，何家宝把住大哥肩膀说：“访什么啰！你说聂家那个小姐我都看见过的，眼睛有萝卜花，说话是瓮鼻子，一脸雀斑，就同丑八怪一样。”何家珍一听，仰头哈哈大笑。

大婶万想不到家宝横打一锤，手指着家宝骂道：“你这小短命鬼，几时看着聂四大人小姐啦！”家宝蹦起来说：“那天聂四大人送她到学校去读书，岁数那么大了，问她加、减、乘、除都不知道，笨的像猪一样。”家珍更笑得前仰后合，拉着家宝的手说：“走，我们到外边去耍。”家宝倚着大哥身子走出房去说：“你带我到上海去好吗？”何家珍用手托着他天真活泼的脸儿说：“等你高小毕业了再去。”正好大婶子掀门帘出来，两只眼睛像猫一样射着冷光，伸出手指着家宝骂道：“你这小捣蛋鬼！又不是替你说婆娘。”家宝说：“我就讨厌丑八怪。”